

A Burnt-out Case

Graham Greene

格雷厄姆·格林文集

傅惟慈 译

一个自行发完病毒的病例

上海译文出版社

A Burnt-out Case

Graham Greene

格雷厄姆·格林文集

傅惟慈 译

一个自行发完病毒的病例

上海译文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一个自行发完病毒的病例/(英)格林(Greene, G.)

著;傅惟慈译. —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8.7

(格雷厄姆·格林文集)

书名原文: A Burnt-out Case

ISBN 978-7-5327-4567-8

I. —… II. ①格…②傅… III. 长篇小说—英国—现代

IV. I561.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8)第074387号

Graham Greene

A BURNT-OUT CASE

Copyright © Verdant S. A., 1960

Chinese Translation Copyright © Shanghai Translation Publishing House, 2008

All rights reserved

图字:09-2006-473号

一个自行发完病毒的病例

[英]格雷厄姆·格林/著 傅惟慈/译

责任编辑/冯涛 装帧设计/张志全

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译文出版社出版、发行

网址: www.yiwen.com.cn

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193号 www.ewen.cc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常熟市华通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 890×1240 1/32 印张 12.5 插页 7 字数 190,000

2008年8月第1版 2008年8月第1次印刷

印数: 0,001 — 7,500册

ISBN 978-7-5327-4567-8/I·2586

定价: 39.00元

本书中文简体字专有出版版权归本社独家所有,非经本社同意不得转载、摘编或复制
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承印厂质量科联系。T:0512-52397878



目 录

一个自行发完病毒的病例 1

附

寻找一个角色 287

一个自行发完病毒的病例

致米歇尔·雷沙特医生的信

亲爱的米歇尔，

我希望您会接受我献给您的这部小说。如果这本书还有值得赞许的地方，那完全要归功于您的热忱、耐心的帮助。书中的瑕疵、缺陷和谬误自然应由作者负责。柯林医生^①对麻风病的经验全部是从您那里得来的，但他借用您的地方也只限于疾病知识。他行医的处所并非您那座麻风治疗院。（我担心您那座病院已经不复存在了。）甚至在地理位置上，柯林的病院离庸达也极遥远。当然了，我在庸达和喀麦隆的几个麻风病治疗区观察到的恐怕都是一些表象，但所有这些地方的特征彼此都是相同的。至于从您那个布道团的神父们身上，我只窃取了院长的一刻也不离嘴的雪茄烟（仅此一物），此外就只有主教的小艇了。主教非常慷慨，把他这艘船借给我，供我乘坐驶向鲁基河上游。如果有人想寻找奎星、莱克尔夫妇、帕尔金逊和托玛斯神父等书中人物的原型，恐怕都是徒劳，他们都是作者用三十年来积攒在脑子里的残渣碎片拼凑而成的。我写的不是一本“影射小说”^②，只是选定一个远离国际政治纠葛同个人家务困扰的处所，用以对信仰、半信仰和无信仰几种心态进行一番剖析而已。因为只有在我选择的这种气氛里，不同心境的差异才能为人深切感知并被明确地表述出来。我写的

刚果只存在于人的心中，在任何一幅地图上读者都不会找到吕克这个地方，任何地方首府也都没有吕克的总督和主教。

除了您，我想任何人也不会知道我的成品离我的预期差距有多大。一名医生常因工作不顺手而患上长期忧郁症；作家与此相同，也总为写不好称心作品终生耿耿于怀^③。我多么希望能献给您一部更好的作品用以酬报我旅居庸达时您同布道团的那些神父对我的深情厚谊啊！

格雷厄姆·格林谨上

① 柯林是书中人物。

② 原文为法语：roman à clef。

③ 原文为法语：cafard，意为苦闷、忧郁。

我还没死,但也不算是活的了。

——但丁

在正常情况下,每个人都有自恋情结。但也有例外:有人生来器官残缺,肢体畸形,或者后天不幸变为残废,其自恋本性就走向反面,对自己心生厌恶。虽然日久天长,这种人对自己的残疾也许习以为常,但这只是表象,在潜意识中却始终镌刻着深受伤害的印记。这就使他的性格发生某种扭曲,并对社会人群疑虑丛生。

——摘自 R. V. 瓦德卡尔某一简述麻风病的小册子

第一部

第一章

1

客舱的旅客在日记上写了一句模仿笛卡儿的话：“因为我感到不舒适，所以我是存在的^①。”这以后他坐在那里，拿着笔，再也想不出有什么好写的了。船长穿着天主教神父穿的白法衣，正站在餐厅敞开的窗户前边读每日祈祷书。就是在窗前也没有什么风，船长的长长胡须并没有飘摆。船上这两个人单独相处已经有十天了——所谓单独，就是说不算船上的六名非洲籍水手和甲板上一打左右的旅客。轮船每在一个小村庄停泊一次，甲板上的旅客都更换一些人，但谁上谁下没有一个人说得清。轮船是主教的私产，样子像是行驶在密西西比河上的一艘破烂的明轮船，前楼高高耸起（十九世纪的轮船式样），白漆斑驳脱落，早就需要重新油漆了。从餐厅的窗户里他们可以看到河道在船前面蜿蜒盘绕，旅客中的妇女坐在烧锅炉用的木柴堆中间梳理头发。

如果没有变化就意味着宁静，这样像个果仁似的被镶嵌在不舒适的硬壳中心——河流狭窄到只有一百米宽，热气紧紧包裹着他们；洗淋浴时从机器房里流出的水总是热的；夜晚蚊虫的滋扰和白天一群群翅膀倒背着、活像小喷气式飞机似的采采蝇（轮船经过的最后一个村庄岸上竖着一个牌子，用三种文字警告人们说“睡眠病蔓延区。小心采

采蝇”)——他们确实在享受着宁静。船长在读每日祈祷书时手里拿着一支蝇拍，每打死一只就把那小尸体举起来叫房舱的客人查看，嘴里念叨着“采采蝇”——这几乎是两个人交谈的全部内容，因为谁也不会准确、流利地讲对方的语言。

一天天就这样过去了。每天清晨四点，旅客就被餐厅里圣钟丁铃铃的声音从梦中唤醒。他住在主教的房舱里，这间房舱有一个十字架、一把椅子、一张桌子、一只蟑螂钻来钻去的衣橱和一张图片——图片上是勾起他乡愁的欧洲某地一座冰封雪盖的教堂。再过一会儿，从这间房舱的窗户后边他就可以看到做完了晨祷的人走过跳板向回家的路走去。他望着这些人爬上陡峭的河岸，消失在岸那边的矮林里。他们一边走一边摇晃着手里的灯笼。零散的队伍，很像他有一次住在新英格兰一个村庄里看到的唱圣歌的人。五点钟，船又启动了。六点钟，太阳升起来的时候，他开始和船长一起吃早饭。这以后的三个小时，在炎热真正开始以前，是他们一天中最美好的时刻。我们这位房舱旅客发现他居然能够怀着半麻木的心情怡然自得地瞭望那黄卡其布颜色的浑浊的湍流；他乘的这只小轮船正以每小时三海里的速度挣扎前进。他望着的安装在圣坛和神圣家族下的轮船发动机，像一只筋疲力尽的野兽一样喘着气，轮船尾部的大轮子拍击着浪花。船虽然驶得这样缓慢，可是却使出了全部力气。每隔几小时，就有一个渔村映入

① 笛卡儿(1596—1650)，法国唯心主义哲学家，他有一句名言是“我思，故我在”。旅客模仿的就是这句话。

眼帘。为了不受暴雨后河水的冲刷和水老鼠的啮咬，房屋都建筑在高高的木桩上。时不时地一个水手会大声招呼一下船长，于是船长拿起枪来，瞄准岸上一个小小的标记开一枪；在森林的蓝绿色的浓荫里，只有船长和水手的锐利目光才能分辨出哪里有一个小生物。他看见一只刚生下不久的小鳄鱼正在一块倒在水中的树干上晒太阳，一只鱼鹰一动不动地在树丛里寻觅着什么。到了九点钟，炎热真正开始了。这时船长已经背完了每日的祷词，或者开始擦枪，或者再打死几只采采蝇。也有一些时候他坐在餐桌前边，拿出一盒玻璃珠，制造廉价的念珠串。

午饭以后，当森林在令人筋疲力尽的阳光下从船侧悠悠地滑过去的时候，这两个人都回到各自房舱里。旅客即使把衣服全部脱光也热得无法入睡，而且他无论如何也拿不定主意，是应该开着门窗通进一点气流呢，还是应该把门窗关紧，不叫外边的热气进来。轮船上没有电风扇，他每次打一个盹，醒来时嘴里都又干又苦；洗淋浴水是温的，只能去掉身上的泥污，一点也感不到凉爽。

一天快要结束的时候还可以享受一两小时的宁静，这时他坐在下面船桥上，看着当地非洲人在薄暮里准备晚饭。吸血蝙蝠吱吱叫着在树林上空盘旋，蜡烛光闪闪烁烁，使他回忆起儿时圣体降福仪式的景象。正在做饭的厨师们的笑语声在船桥间回荡着，过了不多时候有人唱起歌来，但是歌词他却一个字也听不懂。

吃晚饭的时候，为了叫舵手看清河岸与暗礁间的航道，他们必须关上餐厅的窗户，拉紧窗帘。这时汽灯在这间小屋发出的热气简直叫

人无法忍受。为了尽量推迟上床的时间，他们玩一种名叫“四百二十一点”的牌戏。两人全都一句话不说，像在表演一个哑剧仪式。船长每局必赢，倒好像他信仰的据说能呼风唤雨的上帝在他掷骰子的时候也能施展神力袒护这位神父。

如果他们想要说些什么，这是他们用蹩脚的法语和蹩脚的佛兰芒语交谈的唯一时刻，但是两人的谈话从来也不多。有一次旅客问道：“他们在唱什么，神父？唱的是什么歌？是情歌吗？”

“不是，”船长说，“不是情歌。他们唱的只是一天内的所见所闻，什么他们在经过的一个村子买了几只好锅，到上游可以卖个好价钱啦这些事。当然了，他们在歌里也唱到你和我。他们管我叫作‘大拜物教徒’，”说完这句话船长呵呵笑起来，冲着神圣家族和柜橱顶上可以伸缩的圣坛点头示意。船长的子弹和渔具都是收在这只柜橱里的。他又在自己光着的胳膊上拍了一掌，打死一只蚊子，然后开口说：“蒙果语有一句格言：‘蚊子并不怜悯瘦人’。”

“他们唱我什么啦？”

“我想，他们现在正在唱呢。”他把骰子和筹码收了起来，继续说，“要不要我给你翻译一下？他们唱的可不是恭维你的话。”

“好，请你给我翻译翻译。”

“‘这儿有一个白人，不是神父也不是医生。他没有留胡子。他来自遥远的地方——我们不知道从哪儿——，也不告诉别人他要到哪儿去，为什么去。他很有钱，每天晚上都喝威士忌，香烟从不离口。可是他从不让别人抽一支。’”